

汝瓷青绿·只此中国

●李晓伟

一

每种瓷色都有每种瓷色的美，每一种瓷色，都美着自己独特的美。汝瓷，迷之存在。宁静、祥和、温润、鲜活，浴火重生，张扬着蓬勃的生命力。汝瓷之美，源于宋代。宋朝是中华陶瓷美学的划时代时期，美学追求的是意境。汝瓷之美，是“雨过天青云开处，这般颜色做将来”，是天青、粉青、豆绿、月白，以及……其釉色滋润，手感如玉，被誉为青如天、面如玉、晨星稀。世有“天青为贵，粉青为尚，天蓝弥足珍贵”之说。

大道至简，宋朝就是最早的极简。古代美学，到宋代达到最高，其舒缓的单纯，就是圆、方、素色、质感的单纯。宋朝人用墨画画，烧单色釉瓷器。她契合了中国文人对美的追求：含蓄、内敛、优雅、深沉。静默成景，意境深远。汝瓷之色，东方色也，亦是中国色也。与汝瓷交融的各类釉色，无端地就有了诗情，有了意境，有了旷古幽思之情。汝瓷青绿，只此中国。

二

恰如今年春晚节目中的国风舞蹈《只此青绿》，一出场便惊艳世人。那高耸的头饰造型，独特的青绿腰，青青的衣衫，袅袅的舞姿，带我们走进千回百转、峦水叠翠的《千里江山图》之中。

如汝瓷一般，那一抹青绿淡雅的颜色，让躁动的心瞬间静下来，那一刻，千年前的大宋朝回来了，青绿的巅峰时代复活了，此所谓绘绝大宋，只此一卷，青绿千载，山河跌宕。

汝瓷追求的是“天工与清新”的境界，它古朴、浓厚、天然朴拙、柔丽静雅，以自己独特的美倾倒世人。

“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”俯拾千年的历史碎片，聚焦在中原汝州千年古城，心火点燃了沉睡的汝瓷，虽经沧海桑田的轮回，汝瓷，仍在塑造着梦幻般的只此青绿。在窑炉的煅烧中涅槃，宁碎而不弯，超凡而脱俗。

一千年的岁月静默，当“寥若晨星”的汝瓷浴火重生后，她依旧是保持着一份恳切的虔诚，从物象审美深入到器物之美，感受其背后的境界韵味，与青绿气息相通，散发着汝瓷深入堂奥的“大道”。

汝瓷，以一片凉薄，越经烈火煅烧，越经时光打磨，越接近一泓秋水的碧透和一碧蓝天的抒情。汝瓷青绿，只此中国。

三

从大街到小巷，总有古瓷窑的遗迹。城以瓷为名，汝瓷是老汝州的灵魂。走在古城老街，仿佛听到人声鼎沸中有珠落玉盘、凤鸣九天。

追寻汝瓷，如在青绿里行走。站在窑边，当年的瓷匠和当代的瓷匠们，依然在与匣钵瓷土对话，他们让粗糙的烟囱散出精致的青烟，闪亮的汝瓷高贵典雅的青绿。

那一双双和那一双双手里转出的精神，像水像釉，在洁净的瓷坯上流过，把岁月的艰辛和想象的丰富，一一留在釉面以下，长成绚丽的色彩，长成多姿的器型，长成蕴藉的灵魂。

朴质无华的汝瓷，色嫩时，如新竹滴翠；颜老的，如星辰大海。一片灵动的汝瓷上，葳蕤地流淌着淡雅清新的水墨之色。一只古老的汝瓷花瓶，那些许的龟裂纹痕，悠悠地闪耀在我们的视线中，凝练五彩斑斓，舒展素净雅韵，既久经沧桑，又朗洁清纯，如一泓清泉，接天籟灵音。

历史可以在一刻停滞，然后把那个年代如一页薄纸般轻轻翻过，而人们的遐想却一直荡漾，可以从任何一个细节开始，肆意于所有可以延伸的地方。想想千年前，古人们身着淡雅素绸，在柔和的烛光中，手执汝瓷美器，对坐茶饮，尽显礼仪之邦的大气象，中华文明的极致盛美，是多么令人自豪。

汝瓷，历千年而如恒。敲击着古城一隅，瓷音清脆，如乐出天籁。汝瓷青绿，只此中国。

四

“青”从东方来，从中国千里江山走来，闪耀着青铜、青花器物的古意文明之光。而今，在汝瓷之上，她重又绽放在时光里，以美丽的姿态，时尚的色彩，向我们走来。

汝州，青石路面，青砖黛瓦，青山绿水，古朴清新。汝瓷，言炳丹青、蟠青丛翠、青史垂名。

定州白恶有芒形，特命汝州陶嫩青。色如海玳瑁，青异《八笺》遗。过雨天青色，《八笺》早注明。

清乾隆皇帝嗜古成癖，尤爱古代瓷器，特别是汝瓷，并亲自为汝瓷题诗。其流传下来的诗文中吟咏陶瓷的诗就有200余首，其中多首诗歌就是为汝瓷专门所题，乃汝瓷的“超级粉丝”。

一如那青绿釉似的汝河水，在汝瓷历史深处的碧波中，把浆荡漾。流水悠悠，瓷韵悠悠，岁月也悠悠。汝瓷青绿，只此中国。

五

岁月在行进，许多东西被岁月毁灭，许多东西也可浴火重生。汝河水绿，春风江暖。青绿如釉，暖似窑火。窑火熊熊，红透了古城半边天。

城北传来风穴寺隐隐的钟声，似在解说禅旨，又似在讲述历史。那和汝瓷一脉相承的汝水，不媚不俗地淌着，一色青绿的气息从历史的深处汨汨流出，多硬的岁月都被她流过。在汝州看汝瓷，仿佛看到华夏子民世世代代锲而不舍的灵魂。

“梨皮、蟹爪、芝麻花”。汝瓷，质美蕴蓄、青雅素净、光泽柔和、富有水色。其釉色淡者如碧空万里，谓之“天青”；深者似雨过天晴云破之处，谓之“粉青”；淡白者如月辉闪耀，称之“月白”。还有卵青、豆青、灰青、虾青……还会有更多的青。

汝瓷，是以诗歌的比兴的意趣来做瓷。阳光不老，汝瓷会老吗？优雅是她的外衣，神秘是她的封皮，千年沧桑为她做了底。古朴睿智为她做了序，传承创新是一把钥匙，一打开，她就汝瓷青绿，碧空如洗，一碧苍穹。

汝瓷青绿，只此中国。

梦圆在汝州

●刘勤

那是五年前，小任大学刚毕业，响应号召，到基层去，到一个叫樊古城村的地方，当一名驻村书记。在小任到来之前，已经有两位学长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达到预期目标，落败而逃。第一任大量引进外地的果树，由于不适应这里的水土，没有成功；第二任开发矿石，事前的考察出了问题，由于这里是贫矿，没有更大的开采价值，反而将生态环境破坏了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

小任偏不信邪，主动请缨，作为党员，责无旁贷，必须当仁不让。当小任走马上任的时候，其实老百姓是不欢迎的。

小任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来樊古城村的情景。那是一个午后，太阳暖暖地照着，老乡们三五成群靠在墙边晒暖。见她提着简单的行李，乡亲们以为她是来旅游的。这里偶尔也会来个把旅游者。有几个大婶走过来问长问短，其中就有后来待她如亲闺女般的扈大娘，当然是希望她能住到自己家里去，这样兴许能赚个十块八块的。当大家知道她是来驻村的，都讪讪松手，各自走开，留下小任自己。

老百姓实在经不起折腾了。如何在不振腾的情况下，让老百姓得到实惠、富起来，这是小任主动请缨之后就一直在思考的。樊古城村是本市唯一一个没有脱贫的村子，是脱贫攻坚的最后一站。这是位于大山褶皱里的小村庄，周围群山环抱，景色秀丽，是上天赐给的一块风水宝地。小任坚信，人心齐，泰山移，一定可以攻克最后一块堡垒。

之后的几个月时间，小任走村串户，翻山越岭，仔细地了解情况，不时地在本本上记着。当然，村民也有不配合的，耿牛就揶揄道：“前头两个大男人都成不了事，看你个个小丫头片子能成气候？就瞎折腾吧！”小任只是笑笑，也不辩解。扈大娘身体不好，经常吃药；耿牛有手艺，但不好好干；银凤一个人带两个孩子，负担重……

这里是伏牛山余脉，重峦叠嶂，林木茂盛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；民风淳朴，村落依山傍水，古色古香，是一个宜居的好地方。与外面的世界几乎是隔绝的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，偶尔有几个驴友也是来去匆匆的。这是一个养在深山的绝色美人，稍加修饰，就会令人刮目相看的。小任与几个村委、老党员根据情况，结合实际将村子的发展定位为旅游。

小任逐步理清了思路。第一步，修路，这点上面很支持。小任来之前，从市里、县里到乡里得到大力支持，只要能解决脱贫问题，资金没有问题。很快地，资金到位，连接村里和外面世界的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就建成通车了，并且村村户户都有水泥路、石板路相连。

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、知道樊古城村，如何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，如何留住外来的游客，小任与村两委干部商量，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，另一方面加紧对民居进行改造。在现有基础上，对房屋进行整修、翻新。小任跟大家说，即使不接待游客，让自己住得舒服些、漂亮些也是应该的。在这方面村民出奇得一致，十分配合。不多久，一幢幢白墙红瓦、古色古香的房屋就修葺一新，引进山泉自来水，增加床位，床单被褥簇新。根据各家的特点，对房屋进行装饰。小任就是学美术专业的，有独特的审美眼光，根据每家具体情况，设计不同风格，或童真童趣，或淡雅清新。市电视台、乡广播站，都在播放有关樊古城村的信息；小任发动自己的同学、朋友通过微信传播，很快地，樊古城村扬名了，周边城市的市民利用周末来这里旅游，再后来，外省的游客也慕名而至。随着山货外出，外面的人进来，村民们的腰包渐渐鼓起来啦。

小任意识到目前村民们的富裕并不是真的富裕，这只是借助外力作用，只是表面上的。小任要离开樊古城村了。为了不惊扰村民，头天晚上小任把工作已移交完毕，只跟几位村委干部交代清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窗户上透过一缕晨曦，早起的鸟儿叽叽喳喳呼唤友叫着，小任拉起昨晚已经收拾好的行李箱，就要出发了。待她轻轻地打开房门，眼前的一幕把她惊呆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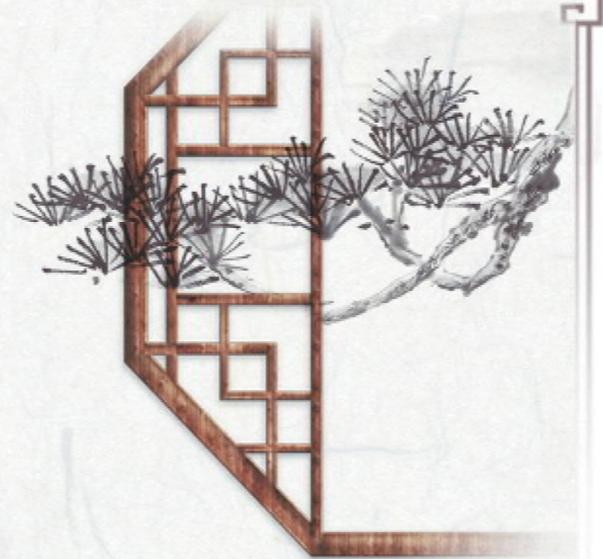
门前的空地上，皎洁的月光下，齐刷刷站着全村的男女老少，有年逾七旬的老人，有刚上一年级的学生娃娃，还有年轻的妈妈，胸前正奶着娃娃，站着最前面的就是拄着拐杖的扈大娘。小任连忙上前搀着扈大娘：“大娘，我……”扈大娘：“闺女，啥也别说，知道你昨晚睡得迟，想让你多睡会儿；你不想惊动乡亲，可不送送俺们心里过意不去呀！”扈大娘将手里的一袋东西递过来：“你是心善的姑娘，这是大娘的一片心意，你要不收，我可就生气了。”大娘的手里，提着一袋颗粒饱满、色泽鲜亮的山楂，在月光下闪烁晶莹剔透的光。大娘知道，小任为了山里人操劳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不能按时吃饭，脾胃不好。这是大娘花了半晚上的功夫一粒粒拣出来的。

耿牛从后面冲到前面来，粗声大气：“知道你们有纪律，平时你不喝老乡一口水，不吃老乡一口饭也就算了，但是今天，你要不收下，就走不了了。大叔大婶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大家异口同声：“是！”呼喊声响彻黎明前的山村，惊飞了树上的鸟儿。乡亲们送的都是自己地里种的，树上结的，这些都是小任带着大家种的，猕猴桃、落花生、石榴、金桔……把小任的行李塞得满满当当的。手巧的银凤还将自己亲手绣的香囊送给小任，叮咛道：“挂在床头啊！”

小任的眼泪止不住哗哗流下来，为乡村们的淳朴，也为这些年的付出，即使付出再多也值得啊！她没有擦去眼泪，让泪水尽情流着……“小任，常回来看看啊！”车轮慢慢转动，小任泪眼模糊，挥手依依不舍地惜别乡亲。

祝愿汝州越来越好！

小小说



偶遇

●无根的云

过了腊八是小年。孙大娘张罗着想去城里看看儿子和媳妇。前几天他们电话里说，城里菜价一溜水涨，高得离谱，大葱一斤五块八，螺丝椒七块八，就连青皮大萝卜也涨到一块四一斤，还疯传着疫情严重，快封城了，一些人听风就是雨，哗啦一下子一窝蜂似地去市场上抢粮、抢油、抢菜、抢盐，啥都慌着储存囤积，一时弄得人心惶惶。这事不知道便罢，听说了在家横竖都坐不住，心里一直惦记着城里打工的儿子，孩子、媳妇两人一月就挣那仨核桃俩枣，日子过得不容易，若是在山里凑凑合合都过了，可那是花钱如流水的城市呀。孙大娘连着几夜都合不住眼，满脑子都是儿子媳妇。

腊月初九，山里人都认为这是好日子，吉祥如意，所以，孙大娘天刚闪亮就慌不迭地爬起来收拾东西，晚了怕赶不上去城里的早班车。

自己腌制的糖蒜、韭花、萝卜条，一样装一塑料瓶，然后一股脑装进一个大塑料袋，拿根麻绳缠紧扎好放到一边，脚不沾地又跑另间房里，挑一条大编织袋装半袋萝卜、半袋白菜，麻利地绑好口绳，这才朝屋外喊：“哎，你是属骡驴刹井绳类，去个厕所大半天，人家汽车可不会臊磨着等咱一个人！”孙大娘一边唠叨一边嘟囔。

孙大娘家住紫云山石梯沟，离镇里汽车站十来里地，要说不算远，就是路上山高弯多坡陡，开三轮车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老头子七十多的人了，眼拙手笨，路上不敢跑得快，所以笨鸟先飞，赶早不赶晚，能使自己等车，到了人家车可不等她，她活大半辈子啦就是这火辣子脾气——性急。

老俩收拾妥当准备出发，但刚跨出大门，孙大娘猛地一拍大腿，“看我这记性。”她推老伴一把说：“拐回去取俩零钱，要不到城里坐公交车咋弄？”

老头子扑哧一声笑了，“真是憨整，城里公交车现在不要钱，我去孩子那几次了坐都免费，心放肚里走吧。”老头子朝孙大娘背上拍了一巴掌。

“就你能，俺不是没你出门多。”孙大娘嗔怪着扛了下手头子的身子。到镇上汽车站时日头已露大半个脸，把东方的半边天都染红了。路两边挤了一堆人，个个伸着头像吊着脖子的早鸭翘首凝望着汽车开来的方向。孙大娘老俩慌忙把菜抬着上三轮车卸下来，抬着放到路边起。抽半支烟功夫，公交车开了过来，车还没停稳，一堆人就你挤我扛，争先恐后往车里钻。

孙大娘只好等人全上完了这才提着装腌菜的塑料袋挤了上去。车上一年轻人见了忙起身为她让座，孙大娘不好意思地坐下后感激地对小伙子笑了笑。老伴见老婆上了车，这才吃力地把抱着的编织袋硬塞到众人的脚缝里，气喘吁吁地抹了把脸上的汗，还不忘巴结讨好地对司机说：“师傅，到东转盘时给老婆子提个醒，别坐过了站。”司机点了点头。

老伴这才放心地下了车，前脚刚挨着地却又突然回身对孙大娘说：“记着，二路车，免费的。”

“回去吧，看你絮叨成啥。”到县城也就几十里路，太阳一竿子高时就到了东转盘，有两个热心人帮孙大娘把菜抬下来放到站牌下，孙大娘感激得正不知说啥好，车已载着年轻人开走了。

孙大娘站在站牌下掂着脚尖，扒叉着一双老眼盯着开过来的每一辆公交车，生怕错过了。心美滋滋的，想着一会就能见到儿子一家人了。

县城的公交车不很多，大约一二十分钟一趟，但开过来没有一辆是二路车，孙大娘仰脸看看快爬到头顶的太阳，直急得嗓子眼里冒青烟。恰在这时又开过来一辆公交车停在站牌前，孙大娘看看还不是二路车，她不想再等了，就想乘这路车去孩子那，不就是花两块块钱吗？值啥！她刚想喊车上的人下来帮忙抬下菜，但一摸口袋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，一下子傻眼了。孙大娘顿时气不从一处来，心里恶狠狠地骂骂了老头子。

路边有个环卫工见孙大娘在站牌前等时间不短了，瞧她那焦急样子，猜想她肯定是不知道免费公交停开了，不忍心看着再让她瞎等下去，于是上前问道：“老嫂子，不常进城来吧？”

“嗯，好几个月啦。”

“啊哦，那您是等二路免费公交吧？”

“是啊大兄弟，来时俺那一口子对俺说十分钟一趟，恁长时间咋一辆都没见呢？”

“老嫂子啊，疫情现在紧，防守严，为了减少人员流动，避免交叉感染，免费公交停啦，别瞎等了，去吧，花两块块钱坐别的车。”

孙大娘听罢，本来翘首伸着的腰杆子一下子佝偻起来，望望停站牌下放着的菜，手不由又摸了摸口袋，长长叹了口气。

环卫工真切地看见了孙大娘这个无奈的举动，心里顿时明白了一切，他柔声地问：“这编织袋是你带的吗？分量可不轻呀！”

“从老家给孩子们捎点菜，没想到免费车停开了，可是俺……”孙大娘欲说又止，显得很为难。

“老嫂子俺看出来，你是出门忘了带钱吧？没事，把菜放这环卫车上俺送你。”环卫工也不管孙大娘答应不答应，边说边把环卫电动车掉转头推到站牌下，弯下腰一使劲，满满一大袋蔬菜被抱上了环卫车。“来吧老嫂子，你也坐上来。”

孙大娘听环卫工这么一说心里正发愁着不知咋办呢，环卫工已把菜搬到了车上，孙大娘喜出望外，十分感激地望着这个素不相识的环卫工人，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人家。